



盖·馬爾迪諾夫著 王崇廉譯

# 星球來客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# 星球來客

蓋·馬爾迪諾夫著 王崇廉譯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8年·北京

封面設計：韓琳

星 球 来 客

〔苏〕盖·馬爾迪諾夫著

王 崇 康 譯

\*

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經售

\*

787×1092 1/32 5 11/16 印張 101,000字  
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制  
印数1—18,000 定价(6)0.48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，人类多年想望的星际交通已有可能实现。

苏联马尔迪诺夫写的这部科学幻想小说，也是写星际交通的。但小说描绘的不是人类飞到星球上去，而是别的星球有人飞到地球上。

当别的星球的宇宙飞船出现在莫斯科上空时，苏联科学院立即组织科学考察团准备迎接天外的客人。宇宙飞船终于在苏联降落了，两个星球的科学家用数学的语言作了初次接触，然后主人人们被客人人们邀上船，学习客人的语言，了解飞船的构造，发现许多地球上还没有研究出来的事物。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嫉妒和仇视苏联得知飞船的秘密，派人冒充中国新华社记者偷入飞船，妄想加以破坏，趁由中苏两国科学家合作揭露敌人的阴谋，保护了飞船，使它能安全飞回去。

小说的一切描写都有科学根据。故事的进展从一开始就紧紧吸引读者，情节饶有趣味，不同于一般枯燥的科幻著作。更重要的是作者一方面阐发了星际交通的秘密，一方面也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破坏人类美好理想的丑恶面貌。

ГЕОРГИЙ МАРТЫНОВ  
ПЛАНЕТНЫЙ ГОСТЬ

选自苏联“ЮНОСТЬ”杂志 1957年9—10月号

## 主要人物表

- 米哈依·米哈依洛維奇·庫勃列雅諾夫——医学博士、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、科学考察团团长。
- 謝苗·鮑利索維奇·施杰恩——天文学士、天文台台长、科学考察团副团长。
- 彼得·阿尔卡基耶維奇·希勒科夫——实验医学研究所工作人员、科学考察团团员，后随卡里斯托人飞往卡里斯托星球。
- 列日涅夫——语言学家。科学考察团团员。
- 廖辛—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、语言学家、科学考察团副团长。
- 謝苗·巴甫洛維奇·列別杰夫——生物学博士、科学考察团副团长。
- 阿維宁——化学博士、科学考察团团员。
- 阿力克山大·阿力克山大洛維奇·斯米尔諾夫——技术科学博士、科学考察团团员。
- 馬南柯——技术科学博士、科学考察团团员。
- 符拉基米尔·彼得洛維奇·斯捷邦宁柯——地理学博士、科学考察团团员。
- 西尼亞也夫——天文学家、科学考察团团员，后随卡里斯托人飞往卡里斯托星球。
- 契力邦諾夫中校——负责保卫宇宙飞船的部队指挥官。

尼可拉·尼可拉耶維奇·柯茲勞夫斯基——庫尔斯克省黨委書記。

阿历山大·尼可拉耶維奇·涅維諾夫——苏联科学院院長。

阿尔青耶夫上校——保安机关工作人员。

理格·基也貢——卡里斯托人、宇宙飞船船長。

金·辛格——卡里斯托人、医学家。

金·比亞印印——卡里斯托人。

威耶尼揚——卡里斯托人、天文学家。

阮新舟——新华社記者。

假阮新舟——帝国主义者派遣的特务。

## 目 次

### 第一部 白色的圓球

亮晶晶的点子	5
立刻到这里来！	9
同意！	13
等待	18
到伏罗涅什去	25
“它不是蓝色的，完全是白色的！”	29
“不要放一个人过去！”	36
这是什么？	43
二加二得四	50
他們究竟什么时候出来？	55
第二次談話	62
外国人	66
八月十五日	69
翅膀	76
星际飞船	86
書	97

## 第二部 卡里斯托人

在雷里奥斯的光輝下.....	104
回顧.....	118
在区医院里.....	124
他們中毒了.....	133
飞船的“心臟”.....	142
應該馬上动手.....	153
希勒科夫.....	158
集体的努力.....	163
重上飞船.....	167
环球旅行.....	171
起飞.....	174

# 第一部 白色的圓球

## 亮晶晶的点子

七月底一个明朗的早晨。高高的天空中，羽毛般輕柔的白云正在散开。夜露迅速地蒸发，远处的物体好象在透明的空气中抖动。太阳刚刚升起，但已使人感觉到天气一定很热。

科学院的別墅庄还在沉睡。鋪砂的街道上看不見一个人。

有一扇門輕輕地咿呀了一声，一个穿着条紋睡衣的男人，从一幢別墅里走到台阶上来。这是一个胖胖的、中等身材的人，臉刮得光光的，稀疏的灰白头发向后梳着。光禿的額角使他的前額显得很高。臃腫的鼻子和大嘴賦予他的臉一种和善的表情。

他緩步走下台阶，沿着花园小徑走去。他在边門旁一張長凳上坐下来，飽享着早晨的清新空气，一面朝四周張望。早晨的时光多好啊！只是，妻子馬上就要醒来，叫他去吃早飯。接着汽車要开来，又得乘車到悶热难耐、塵土飞揚的城里去。要到很晚的黃昏，太阳低垂在地平線上时，才能回来，重新坐在他爱坐的長凳上，一直坐到睡觉的时候。

他望着对街的一幢粉刷成黃色的別墅，心里不禁引起一

种类似嫉妒的感情，羡慕它的主人——著名的天文学家施杰恩。这位邻居正在休假，成天拿着书，躺在活动的靠背椅上。世上居然有这样幸福的人！……

平常，医学博士庫勃列雅諾夫教授并不羡慕那些无所事事的人，现在他却觉得，再没有比悠闲自在的生活更好的了。

再过几天就到他盼望的假期，但休假仍然不能使他高兴。要是在这里，在别墅里度过假期，一天到晚躺着，看看书报，那多好啊，可是这办不到。他的心脏不大好，非去住疗养所不可。疗养证已经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了。

庫勃列雅諾夫把身子靠在围墙上，开始朝天上望。白云已经完全消散。明净碧蓝的天空好象在微微颤动。给太阳晒热了的空气似乎看得见，摸得到。

教授凝视着高不可测的天空深处，忽然觉得，就在他头正面天顶中央，有颗亮晶晶的小点子突然闪了一下。

他闭了一下眼睛，又看了看，相信自己并没有看错。一颗隐隐约约的亮点子在同一个地方闪耀着。现在它好象熄灭了，但又亮起来，从此再没有消失。

“飞机？”庫勃列雅諾夫想。“不对，太高了，而且也看不到那种经常拖在飞得很高的飞机后面的白色痕迹。恒星白天不可能看见，这么说，一定是什么行星。”

亮晶晶的点子那么小，教授有几次甚至看不见它了，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又找到。他对它观察了大约半个钟头，亮点子在天空中的位置始终没有变。

对面屋子的边门打开了，施杰恩院士走到街上来。他是

个身材矮小、有点僵硬的胖老人，留着长长的白发和一大蓬浓密的胡须。胡须里闪耀着几颗水珠。（他刚洗过脸。）

“早安！”他笑着说就走到长凳跟前沉重地坐下来。

“您起迟了，”库勃列雅诺夫握住他伸出来的手说。“我出来已经快一个钟头了。”

“您是年轻人呀！”院士笑起来。“咱们老头儿可是爱睡觉。昨天睡迟了，”他补上一句。

库勃列雅诺夫又朝天上看。他找寻那颗亮点子，找了一会没有找到，以为它已经最后消失了，但很快又在老地方找到了它。

“这是什么行星，谢苗·鲍利索维奇？”

“什么行星？”

“您看！就在头顶上。”

施杰恩聚精会神地朝天上看了一会。

“这不是行星。在这么亮的白天，能够看见的只有金星。但是在莫斯科的纬度上，它从来不会离地平线这么高。这是飞机！”

“不象。这个亮点子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差不多有一个钟头了。”

“我们来看看！”院士说，他转过身来向自己的别墅喊了一声：“丽达！”

施杰恩的孙女儿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走到台阶上来。

“丽道奇卡，把我的望远镜拿来。在我的桌子上。马上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什么了，”他说。

他把望远鏡凑到眼睛上，朝里面看了大約一分鐘。

“这不是飞机，也不是气球。您看！”

在望远鏡头的小圓孔里，庫勃列雅諾夫看見了那个亮點子。它并沒有放大，还是那样閃着金光。

“飞机也好，气球也好，都不可能在大气层外面，”施杰恩从庫勃列雅諾夫手里接过望远鏡說。“但这个东西却正是在那里。”

街上的人漸漸多起来了。看見院士在觀察天上什么东西，有几个邻人就向他走过来。

庫勃列雅諾夫喝茶去了。他吃过早飯，換了衣服，又走到邊門那里。

施杰恩还在用望远鏡望着，旁边已經圍了一大堆人。

“也許，這是一顆  
新彗星吧？”有人說。

“或者是平流層  
氣球……”

“彗星！……”院士生氣地說。“氣球，  
平流層氣球，飛機  
……嗯，全都是些廢  
話！”

庫勃列雅諾夫很  
了解施杰恩的为人，  
一眼就看出老院士激



动得厉害。

“这究竟是什么？”他问。

院士没有回答，向屋子走去。

“这是什么，谢苗·鲍利索维奇？”库勃列雅诺夫固执地又问一句。

“我要打电话给天文台，”施杰恩回答。

一辆很宽敞的蓝色小汽车从街角悄悄地驶出来。它轻柔地煞住车，停在边门旁边。

临上汽车之前，教授又找寻了一下天上的亮点子。它仍旧在原来的位置上闪耀着。汽车平稳地开出大门，沿着公路急驰而去。

## 立刻到这里来！

这一天，库勃列雅诺夫非常心不在焉。他答非所问，忘记检查分析结果，失手跌碎量杯。这和他平常的沉着样子大不相同，使得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他们的所长。

库勃列雅诺夫常常走到窗口，朝上面什么地方望上老半天。偶尔不作这种莫名其妙的观察时，就皱着眉头。显然有什么纠缠不清的思想使他无法平静。

有时候他长久地陷入沉思，要是有人这时候问他什么问题，他会突然一震，并且要求把问题重复一遍。

“恐怕他病了吧？”他的助手们悄悄地说。

彼得·希勒科夫是庫勃列雅諾夫的主要助手，也是他心爱的学生，他挑了一个适当的机会，等教授一个人耽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时候，宛轉地劝教授回家，因为看样子他不大舒服。

“我沒有病，”庫勃列雅諾夫冷冷地回答。

年輕人弄得很窘。

“我根本沒有病，”教授又說了一遍。“不錯，今天我有点思想不集中。我老是想着一个念头。”他沉思地看了看助手的臉，忽然問道：“您以为，彼得·阿尔卡基耶維奇，火星上会有理性的生物嗎？”

这个問題太出乎意外了，年轻的医学家的臉上露出惶惑的神情。

“您知道……我，老实說……到現在为止……我根本沒有想到过这个問題。”

“我也是的，”庫勃列雅諾夫說。“您住在哪儿？”他又問了个意外的問題。

“平时在城里，目前住在別墅里。”

“嗯！那么您今天早上有沒有朝天上望过？”

“沒有。”年轻的助手竭力掩饰自己越来越大的不安。“今天早上我好象沒有朝天上看。”

“您錯过了机会！”

庫勃列雅諾夫走到窗前。

“天上常常有一些有趣的东西。譬如說，今天就……”于是他叙述了那个亮点子和施杰恩院士的不安。“当我来莫斯科的时候，”庫勃列雅諾夫結束时說，“我起了一个念头，既然

这个发亮的小东西，象施杰恩說的，是在大气层外面，那就可能是从别的行星飞到地球上来的宇宙飞船。我怎么也甩不开这个想法。”

年輕人放心了，也走到窗口。

“可惜，”庫勃列雅諾夫說，“在城里看不見这个点子。这儿的空气不大干淨。”

“您当真以为这可能是火星上来的飞船嗎？”希勒科夫問。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！人們总認為一定是他們最先飞到火星和其他星球上去。可是，如果那儿有理性的生物，就有可能不是我們，而是他們首先飞到我們这儿来。”

“这倒有趣。”

“岂但有趣！要知道，我們还没有宇宙飞船。要是从别的星球上飞来了一只这样的飞船……”

電話鈴响了。庫勃列雅諾夫拿起听筒：

“喂！”

“誰在听電話？”他听见施杰恩的声音。

教授突然感到一陣激动。拿着听筒的手哆嗦起来。

“是我，庫勃列雅諾夫。”

“抛下一切工作，立刻到我这儿来，到天文台来。尽可能地快！”

施杰恩挂上了听筒。

“喏！……”庫勃列雅諾夫攤开双手，沉重地坐在椅子上。“施杰恩院士急着要我馬上到他的天文台去。看样子他很激动。”

“您去嗎?”

“現在就去!”

“米哈依·米哈依洛維奇!”希勒科夫懇求說。“也帶我去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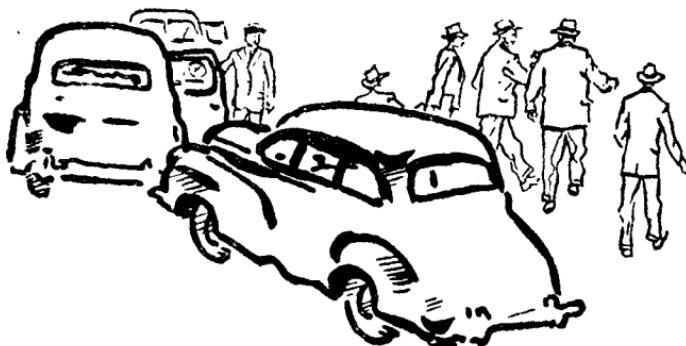
“好的! 去叫我的汽車!”

教授和他的助手都同樣激動。儘管他們對天文學是門外漢,但他們知道,科學斷定火星和金星上都沒有居民,更不用說其他的星球了。

天文台大門口停着好幾輛汽車。又有一輛汽車開到門前來,汽車里出來的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列日涅夫教授,他的論述語言史的著作受到廣泛的歡迎。他的個子很高,肥胖,動作不大靈活。他點了一下頭,伸出手來給庫勃列雅諾夫握,厚厚的嘴唇喘着氣說:

“您也在此地!……真奇怪!”

跟他同來的還有一位戴角框大眼鏡的中年中國人。他略微打量了一下庫勃列雅諾夫和希勒科夫,就默默地走上樓梯。



他們走进一条寬大的、裝飾着白色大理石的走廊，走廊兩旁，靠牆放着一些蒙着紅色天鵝絨的矮凳子。天文台的一個工作人員走到他們跟前，請他們到三樓台長的辦公室去。那兒已經有十二個人。他們圍坐在一張鋪着紫醬色呢子的桌子旁邊。施杰恩院士兩手抄在背後，迅速地在房間里走來走去。

“嗯，到底到齊了！”他說。“請坐吧，時間很急促。”

庫勃列雅諾夫看到在座的人當中有各種不同專業的最著名的學者。有生物學家，化學家，動力學家，語言學家，地理學家。

庫勃列雅諾夫坐到一張空椅子上，想不透為什麼要集合這麼多學者。

當施杰恩打電話叫他來的時候，他猜想，天文學家不過是想讓他看看早晨他們用望遠鏡觀察過的那個亮點子。

即使那個亮點子真是一只宇宙飛船，又何必召開這個會議呢？……

施杰恩走到桌子旁邊。談話立刻停止了，大家都焦急地把臉轉向他。

## 同 意！

施杰恩用兩只手抹抹大胡子，（“老头兒興奮得很！”庫勃列雅諾夫想。）開始說話。

“今天早上，”他說，“發生了一件事情，跟它同樣的事情，在我們地球全部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。不，不对！說得更正確